

連雅堂在祖國大陸的活動

林德政

連雅堂，即連橫，以《台灣通史》、《台灣語典》、《台灣詩乘》等書而聞名者，台灣台南人，初名允斌，譜名重送，乳名神送，雅堂為其字，號劍花，父親是連得政，字永昌，生於清道光十四年，死於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，母親劉氏妙娘。上有三兄，重承、重裕、重國，重承為領養，過繼給父親未過門即逝世的妻子沈氏為子，重國早夭，只有重裕與重送兩位為親兄弟，¹重裕又名城壁，字應榴，²因此連雅堂有同父同母的親哥哥，絕非獨子，更非所謂單丁單傳，連雅堂在清光緒四（一八七八）年正月十六日，出生於台灣台南馬兵營³，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，在上海去世，享年五十九歲。

連家祖籍是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萬松關馬崎社二十七都，在清朝康熙年間，連家遷台第一代連興位，始自大陸福建渡台灣海峽遷台灣台南，連雅堂為遷台第七代，⁴連雅堂一生，主要活動範圍在台灣與大陸，他生在台灣，卻死在大陸，本文專就其在大陸活動的部份，予以論述。

一、 在福建

連雅堂第一次到福建，是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之間，其到福建，乃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，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，將台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，日本派軍隊到台進攻，台人自組政權抵抗，兵荒馬亂之際。

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四月十七日，中日馬關條約簽訂，五月二十五日「台灣民主國」成立，舉原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，設軍務、內務、外務三部，五月二十五日日軍自澳底登陸，一路南下，進佔台灣，六月四日唐景崧走淡水，二日後乘德輪返福建廈門，六月八日日軍進入台北，繼續南攻，八月十三日苗栗陷，八月二十八日彰化陷，十月七日雲林陷，十月九日嘉義陷，十月二十日台南陷，全台遂為日軍所佔有，自日軍攻台至大局底定，前後五個月的時間，連雅堂就是在全台局勢一片混亂的情況之下，自台灣回到福建的，當時他年十八歲。

十八歲的連雅堂，在離開台灣到福建時，其父連得政方才逝世不久⁵，家中尚有老母在，此時他尚未自立，也尚未結婚，家中靠親哥哥連重裕支撐，重裕大他五歲，此番到大陸，其性質，以避難、逃亡為主，也有觀望的意思存在，畢竟當時日本統治台灣，將是怎麼樣的一回事，一切都在未定之天，因此如同當時從台灣回到大陸的人，他也跟著離台，至於他這次的行動，乃是在他的哥哥連重裕

¹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 37，台北，雨墨文化公司，1994 年 10 月。

² 《連城壁先生自撰年譜》，原件

³ 今台南市府前路地方法院

⁴ 《連氏家譜》，原件

⁵ 連得政逝世於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四日，光緒二十一年陰曆六月二十四日，享年六十二歲，見《連氏家譜》。

的支持和掩護之下，才得以成行的，哥哥在家照顧老母以及父親剛去世後的家庭，弟弟則到外頭暫避。⁶而連雅堂從台灣回到福建後，年紀尚輕的他，在客旅之中，與當地人士亦無何來往，初次在福建的居住，為期不長，大約半年左右，⁷也沒有什麼活動。

光緒二十八年(一九〇二年)八月，連雅堂到廈門捐監應試，繼到福州應鄉試，這是連雅堂第二次到福建，與前次到閩，相距六年，此次鄉試，策論題目是「漢唐開國用人論」，「勾踐焦思嘗膽論」，「子貢使外國論」⁸。連雅堂落第，不第的原因是他答卷「有過激語，干時政」，被考官批曰「荒唐」⁹。

連雅堂在廈期間，認識林輅存，參加福建鄉試時，他與林輅存一起住在施景崧的家，施是福建長樂人，字節宇，著有《綠篴詩存》。¹⁰連雅堂在福州時，與施景崧、林輅存等七人，詩文往來，相互唱和，曾經一起夜泛馬江，有詩「馬江夜泛」，詩云：

暝色迷天末，清空起櫂謳，山隨帆影轉，月逐浪花浮，
橫槊蒼涼夜，艱危擊楫秋，馬江嗚咽水，何日挽東流？¹¹

鄉試不第後，他留滯廈門，與林輅存來往頻繁，林字景商，原居台灣，乙未後內渡，入籍福建安溪，曾上書言變法，獲光緒帝嘉納，充總署英國股章京，戊戌政變，避居日本東京，不久歸國，改道員，歷官江蘇、廣東，在福建泉州、漳州、廈門一帶，倡建學校，清末任福建省諮議局議員，資政院補缺議員，民國成立後，任臨時參議院議員、國會眾議院議員，國會解散後，被華僑推選為福建及南方總理，後又當選為國民會議議員，立法院議員，皆託故不就，及國會恢復，始進京就職，林輅存在鼓浪嶼建有「怡園」一所，連雅堂經常去拜訪他，與他交情甚篤¹²。

居廈期間，連雅堂與林輅存詩文酬唱，甚為熱絡，林輅存並且曾應連雅堂之邀到台灣台南連家小住，以下列舉二詩，一是「重過怡園晤林景商」，二是「留別林景商」，藉以明了兩人相交情況，並法解連雅堂當時之心境。：

「重過怡園晤林景商」

片帆又向鷺門來，千里風雲鬱不開，落葉打頭同看劍，對花洒淚忍啣杯，
扶餘作客留豪氣，江左傷時賦大哀，我與林逋曾舊約，振興亞局仗群材，
湖山十笏關園林，安石風懷又見今，鹿耳礁留雲意濕，龍頭渡拍浪聲淫，
每憂割肉分圖籍，誰解烹魚溉釜鬻，同上日生巖畔望，海天何處問升沉。
拔劍狂歌試鹿泉，延平霸業委荒煙，揮戈再拓田橫島，擊楫齊追祖逖船，

⁶ 參見《連城壁先生自撰年譜》

⁷ 鄭喜夫，《民國連雅堂先生年譜》，頁31，云「是年(一八九六年)自福建回台南」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11月出版，以下簡稱為《連雅堂年譜》

⁸ 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42

⁹ 同上

¹⁰ 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42

¹¹ 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88

¹² 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41

眼看群雄張國力，心期吾黨振民權，西鄉月照風猶昨，天下興亡任仔肩。¹³

此詩當中提到田橫、祖逖、鄭成功等國史上的民族英雄，也敘述到「片帆又向鷺門來，千里風雲鬱不開」，在在表示連雅堂當時的鬱悶心情，他景仰那些史上英雄人物，他更懷念台灣故鄉，他以「每憂割肉分圖籍，誰解烹魚溉釜鬻」，來表達對台灣與祖國大陸脫離的無奈。

「留別林景商」

舉杯看劍快論文，旗鼓相當共策勳，如此江山如此恨，不堪回首北遙雲，
滄海橫波幻辰樓，天風無力送歸舟，留將一幅英雄淚，灑向元黃四百州，
環球慘淡起腥風，熱血滂沱洒地紅，到此乾坤無淨土，且提長劍倚崆峒，
合群作氣挽洪鈞，保種興亡起劫塵，我輩頭顱原不惜，共磨熱力事維新。¹⁴

任職《鷺江報》

此次連雅堂在廈門，與林景商除了詩文來往之外，兩人亦就「人權問題」有所討論，他與景商對談，認為人權新說，以實行男女平等為義，他在廈門一項值得注意的事情，就是他進入廈門《鷺江報》工作，《鷺江報》是廈門教會的英國籍牧師山雅各（J. Sadler）發行，一九〇二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，創刊於廈門，後來移設鼓浪嶼。現存資料，無法知道連雅堂之所以進入該報工作，是由何人介紹，但由他與林輅存關係之密切來看，他能夠進入該報工作，透過林之推荐，應該是重要因素。

一九〇三年，連雅堂在《鷺江報》第六十一期，發表文章，主張男女平等，云「中國女權不振，一至於此歟，三綱謬說，錮蔽人心，道德革命，何時出現，夫政治之源，造端夫婦，族制之化，肇立家人，，，，晚近士夫，倡言保種，推原於女學不昌，是誠然矣，，，，中原板蕩，國權廢失，欲求國國之平等，先求君民之平等，欲求君對民之平等，先求男女之平等」¹⁵，此為連雅堂首次公開發表國事主張。

除了與林輅存來往之外，連雅堂亦拜謁輅存之父林鶴年，雅堂與輅存年紀相仿，因此林鶴年對他來說是長輩，林鶴年，字警雲，一字謙章，號鐵林，原籍福建安溪縣崇信里，曾隨其父在台灣經營茶、腦、金礦業，與台灣板橋林家有舊，與林家家長林維源相交尤篤，乙未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，與林維源一齊西渡大陸，住在廈門。¹⁶一九一五年，林輅存為父林鶴年之《福雅堂詩鈔》再版，於北京刊行，付印之前，特別託施士洁、連雅堂編校，¹⁷此亦為連雅堂與福建友人情誼之表現。

居住在廈門時，連雅堂也與施士洁有所來往，施士洁也是台灣台南人，清咸豐五年出生，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五月去世，字澐舫，號芸況，晚號耐公，

¹³ 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91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 年 3 月。

¹⁴ 連雅堂，〈留別林景商〉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94

¹⁵ 連雅堂，〈惜別吟詩集序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48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 年 3 月

¹⁶ 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 44

¹⁷ 陳漢光，〈林鶴年及其子輅存〉，台北，《台灣文獻》，第 14 卷第 4 期，1963 年 12 月

光緒丁丑(一八七七年)進士出身，曾主講台南「海東書院」，丘逢甲、汪春源、鄭鵬雲(新竹人)、葉鄭蘭等均受業其間¹⁸。中日馬關條約台灣割日之後，自台灣渡海到大陸，居住廈門，在輩份上是連雅堂的長輩，他著有《後蘇龔詩鈔》，今天在廈門鼓浪嶼的山壁上，猶可清楚看見施士洁的題字，不知施士洁的後人是否還住在廈門？一九〇四年五月，居廈日本人山吉盛義(字米溪)將離開廈門到朝鮮，施士洁與黃鴻藻(字綵侯，台灣嘉義樸子人，候補知縣)，鄭以庠(字養齋，台灣新竹人，台北府增生)等人在廈門設宴為山吉餞別，連雅堂也應邀參加，山吉作詩七絕三首以謝，施士洁，連雅堂都和詩以對。¹⁹雅堂所作如下：其一「大東時局輔車親，種界潮流戰白人，袞袞諸公盡英傑，掀天還我舊陽春」，²⁰其二「痛飲黃龍待舉杯，極東天地戰方開，從征壯志踰龍磧，弔古豪情賦馬嵬，，，鷺江今日傷離別，殷望他年擊楫來」²¹，上二詩，比較特別的是超脫日本人、中國人之界限，有在一起對付俄國人之意。

創辦《福建日日新聞》

一九〇五年春、夏之間，日俄戰爭方酣之際，連雅堂再次從台灣返回大陸，他在廈門與友人蔡佩香，共同參與創辦《福建日日新聞》，蔡佩香亦為台灣人，字夢蘭，號南樵，安平縣廩生，曾任《台南新報》記者，《福建日日新聞》創刊後，連雅堂擔任主筆，除連與蔡外，另有胡殿鵬在報社內任事，胡是連雅堂自台灣延聘前往。²²居廈期間，連雅堂借住在鼓浪嶼一位牧師之住宅，每天乘船往返廈門與鼓浪嶼之間，連雅堂此次是攜帶家眷到廈門，他帶著妻子與兒女，其子連震東出生於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(農曆三月初八日)，此時方才一歲。

《福建日日新聞》創刊後，言論方面傾向排滿，此報暢銷南洋華僑社會，以其排滿言論激烈，南洋的同盟會同志，閱之大喜，派黨員李竹痴到廈門，商討是否可以改組為同盟會機關報，清廷命官吏向駐廈門日本領事館抗議，表示：「日本籍民反對清政府，難以允許」，該報遂遭封閉，²³另有一說，認為《福建日日新聞》之結束，是因為組織不健全，非清吏向日人抗議之結果，日人特聽令其自生自滅，連雅堂也幾乎遭受滿清官吏偵捕，有一日，連雅堂正在理髮，清吏尾隨，欲加逮捕，連因人事先通知而避去，幸得以免。²⁴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二日，適逢連雅堂的岳父沈鴻傑(字德墨)在台灣台南病逝，雅堂偕妻回到台灣，料理後事，九月十八日葬事完畢。²⁵

¹⁸ 連雅堂，《台灣通史》，頁 1139，〈丘逢甲列傳〉，台北，時代書局，1976 年 9 月版

¹⁹ 王人驥等編，〈送米溪先生詩文〉，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 49

²⁰ 連雅堂，〈次米溪率賦摠謝〉，鄭喜夫編，《雅堂先生集外集》，頁 169，台灣省政府印刷廠，1976 年 10 月

²¹ 連雅堂，〈次米溪再告別諸君韻〉，《雅堂先生集外集》，頁 170

²² 〈胡殿鵬傳〉，《台南市志稿》，卷六，人物志，胡著有《南溟詩草》、《大冶一爐詩話》、《浩氣集》，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病逝台灣台南，享年六十五歲。

²³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 87

²⁴ 林文月，〈我記憶裡的外祖父〉，台北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 30 卷第 4 期，1977 年 4 月

²⁵ 連雅堂，〈外舅沈德墨先生暨配王太儒人墓誌銘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77

居廈期間，連雅堂對滿清的不滿言論，可見其發表在《福建日日新聞》上的詩作，他在《鷺江秋感》一詩寫道：

西風落木鷺門秋，漂泊人如不繫舟，家國事多難穩臥，英雄氣短豈常愁？
霸才無主傷王粲，奇相伊人識馬周，潦倒且傾村店酒，菊花開到故園不？

延平霸業久銷亡，兩島難將一葦航，西北妖氛傳露布，東南大局失雲章，
滿城風雨思鄉淚，匝地干戈弔國殤，入夜笳聲吹到枕，夢魂無定賦歸鄉。²⁶

在廈門期間，連雅堂與黃乃裳認識，黃為光緒二十年舉人，戊戌年八次上書陳政，不報，日與六君子講論新學，連雅堂與黃交往，理應受其影響，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日，同盟會員聯合會黨在江西的萍鄉、湖南的醴陵、瀏陽、宜春等地舉事，至二十八日失敗，連雅堂展望革命情勢，作〈冬夜讀史有感〉七律二十首，其序文可見對滿清政府之態度，中云「滿人宅夏二百六十年矣，國政紛紜，民憤磅礴，內訌外侮，昔昔交併，革命之鏖，已喧湘贛，物極必反，天道何常」²⁷，以據此可知，連雅堂對清廷之態度。

《福建日日新新聞》，創辦期間，前後不到一年，停刊之後，連雅堂自福建返回台灣。

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，偕其長女梁令嫻、湯覺頓到台灣，是日自日植神戶抵基隆港，連雅堂隨林獻堂、甘得中到基隆碼頭迎接，梁直到四月十一日離台，在台期間，連雅堂請梁為他寫字，梁啟超慨然應允，他為連雅堂寫道：「明知此是傷心地，亦到維舟首重回，十七年中多少事，春風樓下晚濤哀」²⁸。十月，辛亥革命爆發，各省先後響應，次年清帝退位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正式結束，連雅堂當時人在台灣，異常興奮，特撰寫「告延平郡王文」，紀念終生以「反清復明」為職志的民族英雄鄭成功，其文曰：

中華光復後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，台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，頓首載拜，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，於戲，滿人猾夏，禹域淪亡，落日荒濤，哭望天末，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，以與滿人拮抗，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，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，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，此雖革命志士斷脛流血，前仆後繼，克以告成，而我王在天之靈，潛輔默相，故能振大聲於大漢也，夫春秋之義，九世猶仇，楚國之殘，三戶可復，今者虜酋去位，南北共和，天命維新，發皇踵厲，維王有靈，其左右之。²⁹

連雅堂有否正式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，此一問題，尚無定論，在國民黨方面，並無資料可資佐證，連雅堂之子連震東則稱其父是加入同盟會的，³⁰不論他是否

²⁶ 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92

²⁷ 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誌集》，頁 116

²⁸ 梁啟超，〈海棠吟舟中雜興之一〉，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 71

²⁹ 連雅堂，〈告延平郡王文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15

³⁰ 連震東，〈先父生平事蹟略述〉，台北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 30 卷第 4 期，1977 年 4 月

加入同盟會，就上面所引連雅堂之祭延平王文，其充滿排滿精神之浩然正氣，殆無可議。

二、在上海

連雅堂第一次到上海，是在一八九七年(光緒二十三年)，當時他年僅二十歲，此番到上海，有說是到上海就讀「聖約翰大學」者，言入聖約翰是為了攻讀俄文³¹，亦有謂是進上海共學社³²，但是，連雅堂這一次到上海，並未留下痕跡，居留時間可能是很短暫的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應是主因，顯然他也並沒有進入聖約翰大學研讀俄文。

一九一二年三月，連雅堂從台灣整裝再到大陸，此次是經由日本到大陸，目的地是上海，這是他第二次到上海，年三十五歲，當時清帝已退，民國新立，距上次他到上海，相隔十五年。

連雅堂途經日本神戶時，常到該地福建會館，與友人縱談時事，當時民國初建，福建省議會籌開，將選出僑商議員十二名，而日本地區應選一名，由於神戶為適中之地，乃集橫濱、大阪、長崎之華僑，於華僑會館開會，連雅堂在會上演說，述中國革命之大勢，及日後經營福建之策，投票者七十人，連雅堂以五十八票當選福建省議員，但返回大陸之行程已定，遂辭不就。³³

一九一二年四月，連雅堂抵達上海，上岸後，宿共和旅館，何作舟隨即到訪，何作舟是江蘇揚州人，為清季秀才，素主革命，曾經到過台灣避難，因為之前與連雅堂及「櫟社」詩友都互相熟識，所以連雅堂與何作舟兩人相談甚歡，一起到大舞台，觀賞「鄂州血」³⁴。

旋進入上海「華僑聯合會」工作，此會為民國初年海外同盟會員在國內所成立的團體，會長是汪精衛，副會長是來自南洋檳榔嶼的僑領吳世榮，吳世榮曾任「同盟會檳榔嶼分會」的會長，發行《光華日報》，提倡革命，參予華僑聯合會創建的還有泗水僑領莊嘯國，巴達維亞僑領白蘋洲等人，汪與吳兩人都是老同盟會員，連雅堂得以認識同盟會員老張溥泉(張繼)、章太炎、馬超俊、林森，就在此時期，他能在「華僑聯合會」工作，應該也是由於先前創辦《福建日日新報》時代，所種下來的姻緣關係。³⁵

此次連雅堂在上海，是單身一人，未帶家眷，住在「華僑聯合會」裡面，工作內容就是編輯《華僑雜誌》，雜誌社位於上海泗涇路十一號，有關《華僑雜誌》之編務，似乎並不忙碌，稱不上繁重，因為待在上海的時期，連雅堂一再出遊，足跡到過杭州，蘇州，嘉興，南京等地，在杭州遊西湖，至秋瑾之墓，賦詩弔之：

鏡湖女俠雌中雄，稜稜俠骨凌秋風，隻身提劍渡東海，誓振女權起閨中，
歸來吐氣如長虹，磨刀霍霍殲胡戎，長淮之水血流紅，奔流直到浙之東，

³¹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55。

³² 毛一波，〈連橫的一生〉，台北，《台灣風物》，第22卷1期，1972年3月

³³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一，見《雅堂先生餘集》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2年3月

³⁴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一

³⁵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一。又參黃季陸，〈連雅堂先生與祖國革命之關係〉，台北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30卷第4期，1977年4月

花容月貌慘摧折，奇香異寶猶騰烘，鵲啼猿嘯有時盡，秋風之恨恨無窮。³⁶
連雅堂特別喜歡西湖的美景，曾賦詩歌頌：「一春舊夢散似煙，三月桃花撲酒船，他日移家湖上住，青山青史各千年」，此詩他直到晚年，仍不時對其子女吟誦³⁷。

在南京遊雨花台，遊玄武湖，弔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，吟詩如下：

龍虎相爭地，風雲變態中，江出歸故主，冠劍會群雄，
民族精神在，興王事業空，荒臺今立馬，來拜大王風。
漢祖原英武，項王豈懦仁，顧天方授楚，大義未誅秦，
王氣驕朱鳥，陰風慘白憐，蕭蕭石城下，重見國旗新。
早用東平策，終成北伐勳，畫河師不進，棄浙敗頻聞，
同室戈相斃，中原失劍群，他年修國史，遺恨在湘軍。³⁸

泛舟秦淮河，謁明孝陵，除此之外，連雅堂還不時與友人酬唱來往，如與王香禪女士在上海重逢，品茶談詩，又教以詩經、楚辭，連雅堂與王香禪早在台灣即已認識，此番在上海異地重逢，為連雅堂寂寞的客旅生活，憑添幾許樂趣，連雅堂寫詩，記其情形：

淪落江南尚有詩，東風紅豆子離離，春申浦上還相見，腸斷天涯杜牧之³⁹

連雅堂在《華僑雜誌》的工作時間並不長，計自一九一二年四月起，至一九一三年一月止，只有八個月。連雅堂在《華僑雜誌》第二期，發表過一篇〈徵求中國殖民史材料啟〉，略謂：中國殖民史徵集材料，按分十門，一地理，二種族，三沿革，四政治，五交涉，六實業，七宗教，八風俗，九社會，十人物。⁴⁰
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，連雅堂離開上海，經南京到天津、北京，作華中、華北之遊，為期三、四個月，旅遊結束後，他短暫回到上海，但稍停立即又離開，結束他第二次居住上海的日子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，連雅堂再一次的到達上海，⁴¹這一次他帶著妻子與女兒秋漢，三人搭船抵達上海江灣碼頭，大女婿林伯奏一人到碼頭迎接，⁴²這是他一生當中第三次到上海，也是最後一次到上海，此次住得最久，此時他年五十六歲，三年後，他在上海終老、去世。

連雅堂此次是以終老和定居的心態，回到上海的，在寫給兒子連震東的信函

³⁶ 連雅堂，〈秋風亭弔鏡湖女俠〉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2

³⁷ 林文月，〈我記憶裡的外祖父〉，作「一春舊夢散似煙」，《劍花室詩集》一書作「一春如夢散似煙」，此詩原題〈西湖遊罷以詩報少雲並繫以詩〉

³⁸ 連雅堂，〈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台弔太平天王詩以侑之〉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1

³⁹ 〈滬上逢香禪女士〉，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4

⁴⁰ 連雅堂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29

⁴¹ 連雅堂給子連震東信，1933 年 7 月 16 日，《雅堂先生家書》，頁 83

⁴²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 252

中，他明白說到「余此次歸國，欲為永居之計」⁴³，早在一九三一年，他就已經計劃舉家內渡，他寫信給國民黨元老張繼，拜託他為子連震東安排工作，他把兒子送回中國，心態甚明，一九三一年四月，他對其子說：「欲求台灣之解放，須先建設祖國，汝今已畢業，且諳國文，應回祖國效命，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」⁴⁴在寫給張繼的信中，他表明送子回祖國的苦心，是「不欲其永居異域，長為化外之人」，於此看出連雅堂不願在日本統治之下生活的決心，信文說到：

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，現在台灣從事報務，弟以宗邦建設，新政施行，命赴首都，奔投門下，如蒙大義，矜此孑遺，俾得憑依，幃載之德，感且不朽，且弟僅此一子，雅不欲其永居異域，長為化外之人，是以託諸左右，昔子胥在吳，寄子齊國，魯連蹈海，義不帝秦，況以軒黃之華胄，而為他族之賤奴，泣血椎心，其何能怒，所幸國光遠被，惠及海隅，棄地遺民，亦沾雨露，則此有生之年，猶有復旦之日也。⁴⁵

這封致張繼的信，連雅堂要其子帶到大陸面交給張繼，連雅堂對子震東說，張繼看了這封信一定會受到感動：「彼見余書，必能感動」⁴⁶，雅堂有此自信，顯然，他是花了多麼大的心血去寫這封信的，信中所謂「子胥在吳，寄子齊國，魯連蹈海，義不帝秦，況以軒黃之華胄，而為他族之賤奴，泣血椎心，其何能怒，所幸國光遠被，惠及海隅，棄地遺民，亦沾雨露」等等字句，在連雅堂書寫之前克意要人感動的前提下，看出連雅堂的心計，其誠意也打了折扣，當然這也可以解讀為一個父親為兒子的前途謀的苦心。

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，連震東在南京西華吳鐵城住處拜晤了張繼，並面交了連雅堂的信，張繼看完信後，果真如連雅堂所料，大受感動，張繼以為該函「真摯沉痛，大義凜然」⁴⁷不久即為連震東安排在「西京籌備委員會」工作。⁴⁸抵達上海後，連雅堂帶著老妻，住在上海江灣路公園坊十一號，⁴⁹該地位處上海的「閘北」，鄰近「虹口公園」，這個「公園坊」裡面共有三十三幢小巧的二層樓洋房，分三排毗連，這是他的女婿林伯奏所有的房產之一部份，女婿和女兒並沒有住在公園坊裡，他們所住的是一幢有寬大院子的精緻洋房，與連雅堂所住的房子相隔一片草地，步行只需五分鐘，女兒連夏甸每天散步過來探望⁵⁰，小孫女林文月亦常跟隨他，雅堂經常帶著她在鄰近的「虹口公園」散步，⁵¹生活上多少有些許的

⁴³ 連雅堂給子連震東信，1933年7月25日，《雅堂先生家書》，頁84

⁴⁴ 鄭喜夫，《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》，頁36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89年6月

⁴⁵ 連雅堂，〈致張繼書〉，1931年4月10日，台北，國史館藏

⁴⁶ 連雅堂給子連震東信，1932年6月23日，《雅堂先生家書》，頁4

⁴⁷ 連震東，〈懷念張溥泉先生〉，台北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30卷第4期，1977年4月

⁴⁸ 1932年3月，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舉行，決議以西安為西京，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，張繼任委員長，6月，連震東被聘為該會專門委員，鄭喜夫編，《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》，頁39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89年6月

⁴⁹ 連雅堂給子連震東信，1933年7月25日，《雅堂先生家書》，頁84，

⁵⁰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252

⁵¹ 林文月，〈我記憶裡的外祖父〉

慰籍。

連雅堂這次在上海，原本打算進入國史館擔任史官，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南京舉行第四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，通過重設「國史館」案，雅堂聞訊，甚喜，以為這是國家之大業，民族精神之所憑依，他立刻寫信給國民政府當局，毛遂自荐，表明到國史館工作之意願，第一封信寫給張繼，信上首先說纂修國史之重要：

中華民國肇造二十有三年矣，內憂外患，紛迭至乘，國政民風，鼎新革故，而國史未修，是非莫定，郢書燕說，淆亂聽聞，其何以振民族之精神，立典型於當代也哉。⁵²

接著他向張繼要求為他美言，「為他吹噓」，介紹他到國史館做事，信文寫到：

他日開館之際，如得備員檢校，承命通儒，伸紙吮毫，當有可觀，然伏處海隅，未能自達，倘蒙大力為之吹噓，區區寸心，效忠宗國，是則邱明作傳，秉直筆於尼山，班固修書，揚天聲於大漢⁵³

第二封信，寫給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，並奉上一本他的著作《台灣通史》，信上他先說明自己研究台灣歷史的苦心，是「欲為此棄地遺民，稍留未滅之文獻」：

拙著台灣通史一部，由郵奉上，到乞飭收，台灣固中國版圖，一旦捐棄，遂成隔絕，橫為桑梓之故，忍垢偷生，收拾墜緒，成書數種，次第刊行，亦欲為此棄地遺民，稍留未滅之文獻耳⁵⁴

又帶一些自負的口氣，說研究歷史是他專長，信上說「橫才識庸愚，毫無表現，而研求史學，頗有所長」⁵⁵，最後，連雅堂要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，能讓他到國史館供職：

如得追隨大雅，供職蘭台，博采周詢，甄別善惡，秉片片之直筆，揚大漢之天聲，是則效命宗邦之素志也⁵⁶

以上兩封書信，都沒有達到目的，張繼是國民黨的元老，後來擔任國史館的館長，他一向肯定連雅堂，沒有任用連雅堂，也沒有把連雅堂推薦給其他機關或單位，這不知是什麼原因，應有其不得已的理由。而林森雖然身為國民政府主席，卻只是虛位，也許交辦下去之後，下屬以暫無缺額，日後再予以安排回應，也不

⁵² 連雅堂，〈與張溥泉先生書〉，1934年1月26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27-128

⁵³ 連雅堂，〈與張溥泉先生書〉，1934年1月26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27-128

⁵⁴ 連雅堂，〈與林子超先生書〉，1934年2月1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27

⁵⁵ 連雅堂，〈與林子超先生書〉，1934年2月1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27

⁵⁶ 連雅堂，〈與林子超先生書〉1934年2月1日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27

可知，總之，連雅堂想在國史館工作的意願是落空了，他想進國史館工作，一方面治史是他長久以來的興趣與志業，另一方面，也是生計問題所需，因為連雅堂晚年財務狀不佳。

沒有在外面工作，意思是連雅堂在上海的日子是賦閒的，也就是失業的，其子連震東在北平(北京)結婚，他與妻子兩人竟然都待在上海，未前往參加。於是在寂靜的日子裡，他在上海家中從事整理和著述，這方面主要是繼續從事台灣話的研究，⁵⁷他對台灣話的研究進行得很早，一九二九年他人還在台灣，在台灣發表〈台語整理之頭緒〉一文，說「余台灣之人也，能操台灣之語，而不能書台灣語之字，且不能明台語之義，余深自愧」⁵⁸對於台灣話，早年在台灣他認為「台灣之語傳自漳、泉，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，其源既遠，其流又長，張皇幽渺，墜緒微茫，豈真南蠻馱舌之音，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？」⁵⁹他更強調「台灣之語，高尚優雅，有非庸俗之所能知」⁶⁰。到了上海，他的看法沒變，甚且更深入，他說「台灣語中既函古音古義，復多周漢雅音，且有中國今日已亡而台灣尚存者，寧不更貴乎」⁶¹，他努力編輯《台灣語典》，至第四卷，對於此書，他自我期許甚高，編輯過程中，「凡屬古音，尤詳考據」，認為此書一旦刊行，「頒之海內，不特可以發揮台灣語之本色，而於中國之文字學、音韻學、方言學(之研究)，亦不無少補」。⁶²他對於這本書之自負，可見一斑，在研究的過程中，他經常為一語一字，苦思數日，甚至數月，檢書十數種，而後才有所得，但他自己不覺其苦。⁶³

居住在上海的日子，一方面從事台灣話的研究，一方面仍等待著機會，雖然想進國史館擔任史官的願望，沒有達成，但他對張繼還是有所期待，當時張繼是國民政府西京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連雅堂之子連震東就在其下工作，連雅堂想去拜訪張繼，欲有所聯絡，時國民政府計劃開發西北，西安將改成市，連雅堂因此有搬到西安與子同住的唸頭，他說擬纂修《西安志》，以示國人，⁶⁴因此他寫信給子震東，表示甚欲到關中一遊⁶⁵，於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至五月之間，為探望新婚不久的兒子震東與媳婦趙蘭坤，五十八歲的連雅堂，偕妻到西安，這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次旅行。

連雅堂的關中之旅，足跡踏遍終南之下與渭水之濱，他遊了長安城，文王陵，武王陵，成王陵，周公陵，驪山秦始皇陵，茂陵，李夫人塚，衛青墓，霍去病墓，公孫弘墓，董仲舒墓，昭陵六駿，慈恩寺，華清溫泉，太液池，杜甫故宅及祠堂，興教寺(有玄奘法師塔)，灞橋，碑林，及革命公園等，⁶⁶寫下了〈關中紀遊詩〉，

⁵⁷ 連雅堂所指的「台灣話」，即以「閩南話」為主的台灣通行語言

⁵⁸ 連雅堂，〈台語整理之頭緒〉，台北，《台灣民報》，第288期，1929年11月24日

⁵⁹ 同上

⁶⁰ 同上

⁶¹ 連雅堂，〈與李獻璋書〉，1934年6月6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31

⁶² 連雅堂，〈與李獻璋書〉，1934年6月6日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131-132

⁶³ 連雅堂，〈與李獻璋書〉，1934年6月6日

⁶⁴ 連雅堂與子連震東書，1934年8月19日，《雅堂先生家書》，頁90

⁶⁵ 同上

⁶⁶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255

〈驪山弔秦始皇陵〉等詩篇。⁶⁷這是連雅堂公諸於世的詩作中最後的兩首，〈關中紀遊詩〉中有「漢唐舊跡已無城，虎視龍興幾戰爭，試上鐘樓南北望，秦山渭水擁西京」之句，〈驪山弔秦始皇陵〉有「驅車城外訪阿房，舞殿歌台跡渺茫，六國自亡秦亦滅，楚人一炬太猖狂」之句，⁶⁸俱見其史觀。

可惜的是，此次關中之行，最想見的人張繼，連雅堂沒有見到，因為張回北平探望其妻。⁶⁹

一九三六年一月，連雅堂在上海罹患肝癌，孝順的長女夏甸與女婿林伯奏，為他延聘上海中西名醫診治，迄未好轉，⁷⁰夏甸即寫信給在西安工作的弟弟震東，震東前往上海伺疾，六月二十八日，午前八時，連雅堂病逝，享年五十九歲，彌留之際，對其子連震東說，日寇氣焰逼人，中日終必一戰，光復台灣此其時也，「汝其勉之」，又說，沒有留財產給他，震東回答：「大人與不孝者良多，乞大人寬懷」⁷¹，雅堂遺命將其遺體火化，六月二十九日，連震東將雅堂遺體運往上海日本租界的火葬場，依佛教儀式，將之火化，骨灰寄放上海日本人的「東本願寺」，一九四六年二月，連雅堂骨灰自上海遷回台灣，回歸故土⁷²。

三、華北與華中之旅

連雅堂第一次到華北，是在一九一三年，此年一月二十四日，連雅堂離開上海，坐火車，經南京到天津、北京，這一年他三十六歲。

連雅堂這次到北京，主要是到北京參加華僑選舉國會議員之選舉，離開上海時，與他同行的有南洋華僑二十七人，到南京時，參觀暨南學堂，此校是清代兩江總督端方所設，專門用來教育華僑子弟的，辛亥革命後停辦，華僑聯合會曾經建議教育部續辦，以無款而止。

到天津，停留四天，參觀天津女子師範學堂、南開中學、模範小學，到北京後，即參加國會議員華僑選舉會，該會在前清的翰林院舉行，共進行了十日，連雅堂當選為國會議員華僑代表⁷³，並獲袁世凱接見，⁷⁴在北京共停留三、四個月，此期間，他到張家口，南口、居庸關、各地遊覽，並曾計劃到蒙古遊覽，旅館主人告以蒙地未平，盜匪四出，商賈時遭劫殺，且行程遠阻，乃作罷，遂作詩〈宿張家口出大境門至陰山之麓悵然而返〉一首。而後由京漢鐵路南下，縱覽大河南北，先到蘆溝橋，寫〈蘆溝橋詩〉，往保定，遊城中古蹟蓮花池、小方壺、濯錦亭、藏經閣、廉頗廟，到定州，憑弔漢中山靖王之墓，到石家莊，憑弔辛亥志士吳祿貞，到邢臺（原稱順德）、到邯鄲，寫〈過邯鄲詩〉，登趙武靈王所築之叢台，經彰德、衛輝，過黃河，到鄭州、許昌，至武勝關，抵漢口，在京漢路上，讀史

⁶⁷ 見連雅堂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147-

⁶⁸ 同上

⁶⁹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256，云連雅堂見到張繼，誤

⁷⁰ 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頁258

⁷¹ 連震東，〈先父生平事蹟略述〉

⁷² 連震東，〈先父生平事蹟略述〉

⁷³ 連震東，《先父生平事蹟略述》

⁷⁴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一

記，寫成〈京漢道中展讀史記拉雜得詩〉七絕四首，遊武昌滿登黃鶴樓，寫〈登黃鶴樓詩〉，遊都督府，遊漢陽，登大別山，謁禹王宮，寫〈登大別山謁禹王宮是辛亥激戰之處彈痕猶在〉詩，到漢冶萍公司漢陽製鐵廠參觀，遊九江，訪琵琶亭，過彭蠡望小姑山，乘船經下關、歷鎮江，回到上海。⁷⁵

四、東北之行

一九一三年六月三十日，連雅堂人在上海，剛從華北、華中旅途歸來不久，因為東北《新吉林報》之邀約，乃北上東北，此日他自上海乘船，出發到東北的牛莊。⁷⁶在牛莊時，連雅堂訪問王敬欣，王是福建金門人，雅堂與他在上海相見，其兄弟王敬濟、王敬祥，為日本神戶巨商，⁷⁷連雅堂在日本時就與他們相識，是以握手相談甚歡，王敬欣殷勤招待連雅堂，引導他參觀製油廠，盛宴款待，既又聽歌。⁷⁸

七月一日，連雅堂自牛莊(營口)，乘火車前往奉天，抵達奉天，得到進入清故宮參觀的機會，在故宮逗留六天，計參觀銅器、印璽、刀劍、衣裳、書畫、磁器、以為是中國四千年文明之精華，也是東亞文明之代表，他自以為「眼福不淺」，得以閱覽文溯閣所藏《四庫全書》，以《平定台灣紀略》之珍貴資料，充實其撰寫中的《台灣通史》，寫〈遊清故宮〉詩，遊清福陵(清太宗之陵墓)，參觀奉天陳列館、奉天圍場，遊西關外之小河沿。

繼遊長春，寫〈長春〉、〈長春道上寄友人〉詩，乘吉長鐵路火車到吉林，途經飲馬河，徒步以濟，剛好大雨，渡河，復乘車，經土們嶺，抵達吉林。

連雅堂這次到東北，主要是謝愷夫妻的邀約，⁷⁹謝愷是台灣新竹人，字介石、幼安，日本明治大學畢業，清末曾經擔任東北吉林法政學堂教習，在關外多年，與連雅堂為舊識，他日後還出任「滿洲國」的外交大臣及駐日大使，其妻王香禪(王夢痴)，也是連雅堂的舊識，且可算是雅堂的學生，在上海時，雅堂就教她詩經、楚辭，連雅堂在吉林，就住在謝愷的家，接受謝夫妻兩人的款待，謝引導他認識吉林各界人物，包括吉林聞人松秀濤，以及楊怡山等人。也因為謝愷的推荐，連雅堂得以進入《新吉林報》工作。

《新吉林報》的社長是楊怡山，他曾經擔任臨時參議院議員，在東北時，屬於支持國民黨的新派人士，松秀濤是滿洲世家，素主革新，但是連雅堂抵達東北不久，國民黨二次革命發作，袁世凱旋即削平革命，並開始壓制言論，於是《新吉林報》被查封，連雅堂乃與吉林另一報社《吉林時報》的老板兒玉多一合作，創刊《邊聲報》，兒玉是日本人，由於當時關內民報大抵被禁，因此位於關外的這份報紙，竟然大銷至關內，有銷至雲南及四川者，但因為有日本人背景的關係，袁世凱政府儘管忌之甚，屢命外交人員交涉，欲圖有所限制，但日本駐吉林領事

⁷⁵ 以上行程，參見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⁷⁶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⁷⁷ 王敬濟、王敬祥兩人，為旅日商人，一九一四年，孫中山在日本組中華革命黨，任命王敬祥為該黨大阪支部長。

⁷⁸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⁷⁹ 連震東，〈先父生平事蹟述略〉

林某，置之不理。⁸⁰《邊聲報》續編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，方才停刊⁸¹

連雅堂在吉林，與日本人亦多所接觸，前舉兒玉多一之外，日本駐吉林領事林某，曾經邀請連雅堂在中元節時遊松花江，連雅堂見波平似掌，月正當頭，簫鼓一船，飛觴灑酒，當場朗誦蘇東坡「大江東去」之詞⁸²。而吉林松花江南岸有「吉林公園」，廣達百畝，遍植五穀花卉，風景絕佳，連雅堂每天必定前往一遊，到則踞在石頭上，構思寫詩，⁸³有〈秋日渡江遊吉林公園歸途集定庵句得詩八首〉。《邊聲報》停刊後，正值大雪紛飛之際，連雅堂繼續留在吉林，閉戶讀書，研究當地歷史。⁸⁴

一九一四年年初，連雅堂離開東北，總計在東北住了半年，此期間，中國政局由袁世凱掌控，袁一步一步走向專制獨裁，連雅堂身為文人，也非常關心中國國事，一九一四年一月，袁世凱解散國會，連雅堂就評論此事道：「國會為三權之一，大總統固無解散之權，而議員為國民之代表，大總統又不得取消之也，乃袁世凱竟下一道命令，謂湖口起事以來，國民黨議員多附亂黨，失其資格，著各迫繳執照，一時緹騎四出，遍搜旅寓，或捕或逐，或下之獄，國民黨之議員已狼狽不堪矣，夫袁之命令，以議員無資格，而取消之，然則無資格之議員，而選出之大總統，亦取消之否，且議員既已附亂，何不取消於蕩平南方之前，而必取消於大總統就任之後，彼固大有奸謀也」，又說「取消國民黨議員之命令，其副署者所謂第一流之內閣，而梁啟超又為司法總長者也，梁啟超雅負時望，以法治國自期許，乃見此破壞約法之命令，欣然從之，則其所自期許者何在，夫憲政之國，立法、司法並行不悖，今乃為行政所破壞，則法之精神亡矣，精神既亡，則民何託，故為司法總長者，而稍有人心，拒之可也，爭之可也，則不能而去之可也，而啟超乃任其蹂躪，其能免於春秋之責呼。」⁸⁵

值得注意的地方是，在這裡連雅堂是批評梁啟超的，說梁不能免於春秋之責，算是用語很重了，而不應忘記，才兩三年前，梁啟超偕女兒梁令嫻同遊台灣，連雅堂還曾隨林獻堂接待，並向梁啟超索求書法呢。

連雅堂的東北之旅，因為有同是故鄉人的謝愷夫妻的緣故，顯得溫馨，尤其是有謝妻王香禪，她與連雅堂詩文來往，情誼互見，在連雅堂住在東北的那段日子裡，這位台灣才女，寫了一些詩給連雅堂，其中一首：

數株松竹繞精廬，絕色天花伴著書，
此味年來消受慣，秋風底事憶鱸魚。⁸⁶

依依不捨的離開東北，臨行，連雅堂寫了一首詩，留別殷勤照顧他的謝愷夫

⁸⁰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¹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²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³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⁴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⁵ 連雅堂，《大陸游記》，卷二

⁸⁶ 連雅堂，〈久居吉林有歸家之志香禪賦詩挽留次韻答之〉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18

婦，詩中說「客舍扶持如骨肉」，可以概見謝愷夫妻對他照顧有加，可算是情深意重：

平生不作離愁語，今日分襟亦惘然，
客舍扶持如骨肉，人間聚散總因緣，
塞雲漠漠遲春色，海月娟娟憶去年，
賓雁未歸征馬健，一簫一劍且流連。⁸⁷

連雅堂與謝愷的情誼，一直延續到後來，一九三一年謝愷回到台灣，連雅堂與他相聚，賦詩記述彼此之間多年的交情：「握別津門十八年，相思長在海東天，江南酒熟春同醉，塞北笳寒夜不眠」⁸⁸，連雅堂又帶一點感傷的寫道：「萬里歸來悲故國，一時歌哭愧前賢，中原尚有風雲氣，共約聞雞再著鞭」⁸⁹，故國之思，躍然紙上。

五、在北京

連雅堂到北京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，當時只是到北京參加華僑國會議員代表的選舉，短暫停留十天，正式居住北京，則是在一九一四年三月。⁹⁰到北京之後，連雅堂首先拜訪當時京中名人，他第一個拜訪的是王闓運，王當時擔任國史館的館長，連雅堂是由陳熙亮陪同拜訪，見面時，連雅堂請教王闓運有關莊子、墨子之書，王闓運答以「墨為物理鼻祖，莊為哲學先河，墨之物理當世尚有未明也，墨氏之書固不易讀也，吾尚無暇與外人述之」⁹¹，王闓運答應連雅堂為他撰寫一中堂。

另外，連雅堂又去拜訪章太炎，章太炎據案高談，如瓶瀉水，滔滔不絕。⁹²章太炎亦應連雅堂之請，為他書寫中堂留念：「蓑牆葺屋小于巢，胡地平居漸二毛，松柏豈容生部婁，年年重九不登高」。⁹³

北京之行，最值得記述的是他進入「清史館」工作，他如何進入該館，並無詳細資料可以得知，但推測可能是由京中名士之介紹，如王闓運或章太炎之推荐，當時擔任清史館館長的是趙爾巽，連雅堂獲聘擔任清史館名譽協修，入館後，他留心閱讀館內所藏有關台灣的檔案、輯錄有關資料，錄存沈葆楨、林拱樞、袁保恒、左宗棠等人之奏疏，⁹⁴日後皆成為他撰寫《台灣通史》一書之重要史料來源。又向趙爾巽建議清史（稿）應增修《拓殖志》，以記述華僑出國開拓僑居地之歷史，並主動承領纂修該志之責。

⁸⁷ 連雅堂，〈留別幼安香禪〉，《劍花室詩集》，頁 18

⁸⁸ 連雅堂，〈竹塹重晤謝怡舛〉，台南，《三六九小報》，第 73 號，1931 年 5 月 13 日

⁸⁹ 同上

⁹⁰ 連雅堂居住東北至一九一三年年底及一九一四年初，依國人習慣，應該會過完農曆春節才離開，因此推算離開東北的時間，在春暖花開的三月、四月之交。

⁹¹ 陳彥侯先生遺稿，〈與國史館館長王闓運先生一席談〉，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 101

⁹² 連雅堂，〈章太炎詩錄跋〉，《台灣詩薈》，第 13 號，1925 年 1 月

⁹³ 《連雅堂紀念文物展專刊》，頁 74，台北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1995 年 11 月

⁹⁴ 連雅堂，《台灣贅談》，《連雅堂年譜》，頁 102

連雅堂在清史館工作，為時不長，僅僅四、五個月左右的時間而已，修史既是他興趣之所在，好不容易的進入「清史館」了，為何輕易離去？主要原因是他在評價人物方面，與館長趙爾巽有所爭議，遂離開北京回台灣。⁹⁵這段期間，他在北京清史館的工作，以及他對纂修清史或國史的理念和方法，他自己有清楚的表白，他特別注重中國殖民史，他認為：「天相諸夏，共和告成，華僑之歸自海外者，群策群力，胥謀建設，以宏佐新邦，而政府亦日以招徠華僑，為殖利開源之計，然而政府固不知華僑之情形，即國內土夫亦少知海外大勢，而為一考其利害，管窺蠡測，語多爽實，則以國內既乏考據之書，而華僑又不能自其史，以介紹國人，又豈非史氏之咎歟，追懷先德，瞻顧前途，愛及子孫，用張國力，則拓殖志之作，豈可缺哉」。⁹⁶

雖然連雅堂力倡纂修海外華僑拓殖史，但是他也知道其難度，他針對此問題，說明「修志固難，而修拓殖志則尤難，何也，國史記載，掛一漏百，通儒撰述，每喜鑿空，則參考難，僑民在外，競力工商，文史式微，無足徵信，則採取難，地遍五洲，事歷千載，海客談瀛，虛無縹緲，則調查難，閩粵雜處，鄉音不同，一地兩名，譯文互異，則選擇難，閉戶潛修，聞見不廣，東西方向，反易其位，則撰述難，然而橫不以為難也，」。⁹⁷繼而連雅堂自我推荐，他希望清史館能夠任用他出任撰修拓殖史之職，他說：「橫生長台灣，壯游南土，歐、美、非、澳之華僑，既習與往來矣，撫拾遺聞，旁探外史，潛心述作，於今十年，華僑聯合會創立之歲，多士最於滬上，提議纂修，僉有同志，期月之間，惠書盈篋，而奔走風塵，未遑筆削，私心耿耿，寢饋不忘，今史館既開，徵文考獻，以橫不肖，忝侍諸賢，何敢不貢其誠，以國家之休命，如蒙俞允，命輯斯志，伸紙吮毫，當有可觀，豈唯史氏之責，民族之興，實式憑之」⁹⁸

連雅堂的建議，是否曲高和寡，或不切實際，暫且不論，但未被趙爾巽接受，這應該是他倉皇離開清史館、離開北京的主要原因。但是這次的祖國行，在史料蒐集方面卻是豐碩的，回台以後，他潛心著述，努力撰寫，經過三年的時間，完成《台灣通史》一書。⁹⁹

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，自北京歸來不久的連雅堂，人在台南，此時他三十八歲，這一天，他擔任翁俊明與詩友吳筱霞之女吳湘蘋結婚典禮的司禮員，典禮以台語傳唱。¹⁰⁰翁俊明日後成為一名醫生，加入同盟會，也回到大陸，對日抗戰期間，擔任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主任委員，成為一個堅定的反日、抗日活動的領導者。

⁹⁵ 有關這方面，史料語焉不詳，台北二二八公園裡面有一連雅堂先生紀念亭，名為「劍花亭」，內有一石碑，碑文記載此事，亦只二三語而已。

⁹⁶ 連雅堂，〈上清史館書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25-126

⁹⁷ 同上

⁹⁸ 同上

⁹⁹ 《台灣通史》於 1918 年完稿，連雅堂自己校讎印刷，1920 年上冊及中冊出版，1921 年下冊出版。

¹⁰⁰ 黃敦涵，《翁俊明烈士編年傳記》，頁 87，台北，正中書局，

結論

連雅堂一生，幾次到大陸，南至福建，北至東北，若要論範圍之廣，就屬民國初年的那一次，足跡所至之處，最為遼闊，華中與華北，重要的名勝古跡，都走遍了，這次在大陸停留三年，遍遊大好河山及邊境，總計遍及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蘇州、揚州、天津、北京、張家口，他又儘可能的去拜訪當世之鴻儒碩彥，請教學問，如王闓運、章太炎等人，以增廣自己的學識，身為文人與史家，他頗能師法古人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的精神，每到一處，他就賦詩，或則蒐集著史所需之史料，以備他日之用，民國初年的這一次，他還大量購買圖書，帶回台灣。

他在福建，早年到廈門捐監，到福州參加鄉試，落第，這表示在清朝末年，在清政府廢掉科舉考試之前¹⁰¹，年輕的他，仍盼望走傳統科舉之路，「由士而仕」，這個舉動的背後意義，說明連雅堂在早年是認同滿清的，他對清朝的不滿是之後的事情，在落第之後，他主要是從事報館的工作，先在廈門《鷺江報》任職，繼創刊《福建日日新聞》，雖然都為期不長，卻發揮影響力，在當地，他與文人來往，相互酬唱。

他在上海，先後三次，最主要的是第三次，當時是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三年，他預感中日必將一戰，他下定決心離開他生長之地的台灣，他帶了妻子、兒子、女兒，回歸祖國大陸，尤其是他安排好了兒子的的工作，打算在祖國大陸定居和終老，當時他雖已年五十六歲，但他仍具雄心，他想進入「國史館」任職，既能養家活口，又能得償修史之素願，他雖認識國民黨高層人物，如張繼或林森，但可惜是宏願未成，引恨以終，最後，他真的在上海離開人間。

他在東北，參觀滿清建築在瀋陽的「故宮」，得見歷代珍品寶物，參閱「文溯閣」所藏的《四庫全書》，得見外面難得一見的稀有圖書，以及乾隆《平定台灣紀略》，在那裡，他也會見了多年不見的朋友，至於參予報館的工作，如《新吉林報》或《邊聲報》，這件事情就如同在福建時一樣，為時短暫，所差異的是，在福建，《福建日日新聞》是自己創辦，而在東北，則是在別人的報館任職。

他在北京，有幸進入「清史館」任職，鈔錄大量的清代有關台灣之檔案文書，以為他日後纂修《台灣通史》之用，《台灣通史》一書的完成，在重要史料來源方面，北京之行，是深富意義的，毋寧可以說就是「蒐集史料之行」。

連雅堂在大陸的活動，前後時間，綿延達四十一年之久，自一八九五年起，至一九三六年止，當然他不是在這四十一年裡，天天都住在大陸，但他不間斷的從台灣到大陸，最後，他甚至選擇在大陸走完他的一生，他以行動說明他認同祖國大陸，他熱愛祖國，但是，如此熱愛祖國，祖國的回應如何呢？

綜觀連雅堂有生之年，他在祖國大陸並未受到重視，也未受到禮遇，就以《台灣通史》一書來說，出版之後，在台灣的日本當局相當重視，而大陸朝野則反應

¹⁰¹ 清政府是在 1905 年正式廢掉科舉

冷淡，只有章太炎及張繼二人肯定而已，認為此書是民族精神之所繫，將為後人所傳頌，¹⁰²當時大陸對此書的冷淡，由此可見，這也許可以解釋是隔閡的緣故，但是，一九三三年，連雅堂歸返大陸，欲謀「國史館」之史官職位，透過國府主席林森與國民黨元老張繼，都告落空，國民黨當局，也沒為他安排任何職務，致使他在經濟窘迫之中，渡過晚年。

祖國大陸對連雅堂的重視，說來現實，竟然是在對日戰爭行將結束之前夕，也是在連雅堂身故八年之後，當時台灣即將光復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當局，為瞭解台灣之故，一九四五年六月急忙由重慶商務印書館籌備刊印《台灣通史》之大陸版，於戰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印出，抽掉原台灣版日本人的序文，由張繼及徐炳昶撰寫大陸版的新序文，這個倉促印刷《台灣通史》的舉動，顯示出當時的中國是如何的疏於做台灣的研究，是如何的不了解台灣。

至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，當時海峽兩岸業已分裂，蔣介石在台灣以總統身份，表揚連雅堂，稱他所著述的《台灣通史》：「憂國愛類，情見乎辭，洵足以振起人心，裨益世道，為今日光復舊疆，中興國族之先河」¹⁰³，這帶有政治意味的文詞，雖也可以算是身後的肯定，但連雅堂都看不見了。

（会议论文，原文印发，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。）

¹⁰² 連雅堂，〈致徐炳昶書〉，《雅堂文集》，頁 132

¹⁰³ 褒揚令原件，見林文月，《青山青史連雅堂傳》，書前之書影